

瑞典史

〔瑞典〕安德生著

苏公隽译

商务印书馆

瑞典史

〔瑞典〕安德生著

苏公隽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北京

A HISTORY OF SWEDEN

by

Ingvar Andersson

Translated from Swedish by

Garolyn Hannay

Weldenfeld and Nigolson

London 1956

瑞 典 史

(瑞典)安德生著 苏公隽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

统一书号：11017·130

1963年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12千字

印张 13 4/16

印数 1--3,000册

定价(9) 1.80元

中文譯本序言

現代瑞典雖然是一個只有七百多萬人口和將近四十五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小國，但它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一個貧窮而落后的國家。十七世紀時，瑞典曾經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除瑞典本土外，還統治着今天的芬蘭和大片東部波羅的海一帶的土地以及德國北部濱海地區，使整個波羅的海都牢固地掌握在它的手里。自從它的大國地位結束之後，瑞典人民專心致力於國內的開發，以他們勤勞的雙手在自己的並不富裕的土地上逐漸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農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在國際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像這樣一個國家，應當受到人們的注意和重視。

我們國內對於瑞典的歷史了解得很不夠，不但不知道這個國家發展的特點，就是對於它的一般發展情況如何，也都缺乏明確的概念。在這種情形下，把安德生所編著的《瑞典史》介紹給國內讀者不是沒有益處的。

著者安德生是瑞典隆德大學講師，1942年出任瑞典國家檔案局局長，以研究十四至十八世紀的瑞典史知名，所著《埃里克十四傳記》已在瑞典學術界取得了公認的地位，不少歷史學家推崇它取材豐富，立論謹嚴。我們現在介紹過來的這本《瑞典史》，原書是在1943年出版，出版之後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蘇聯、英國以及歐洲一些其他國家先後都有了它的譯本。

本書的中文譯本是根據伽洛林·漢內的英文譯本轉譯過來的。英文譯本在翻譯過程中得到包括原著者在內的幾個瑞典學者的幫助。我們不懂瑞典文，一時又沒有找到俄文譯本和其他文字

譯本互相对校,这个缺点只有在将来再行設法弥补了。

本书作为通史,在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中有它的一定地位和优点。首先,它的文字写得简洁通俗,颇能引人入胜;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比较全面。著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具有相当渊博的知识,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能够把瑞典各方面的发展写得面面俱到而又有重点,并且能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于瑞典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视,不但叙述了农业和采矿业的一般发展,而且追溯到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以及这些技术进步对生产的影响。这证明著者充分掌握着原始资料,对瑞典经济史有确实的研究,不是过多依靠第二手的资料者所可比拟。

从著者所提供的材料上,可以看出瑞典的封建制度颇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特点:它没有像帝俄那样的残酷农奴制度的存在;瑞典农民阶级的地位在中世纪和近代虽然不断地在下降,但它处于独立的第四等级的地位,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自由,没有完全成为贵族的附属品。当然这些含义是否正确,是否全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著者对瑞典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钻研得很深,交代也比较清楚。这特别表现在十七世纪的王室收回土地这个重要问题上。瑞典本土土地分配的情形在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自由纳税农民占有耕地面积 50%,王室占 28.5%,贵族阶级占 21.4%。随着贵族势力的增长约在一百年间,国内大部分的耕地都落到贵族手里,王室和自由农民一共只占耕地面积 28%。这就使王室不得不采取对策来强行收回部分贵族的土地,以巩固和加强王族的统治权。强制政策的执行到 1700 年左右,产生了一些效果,王室所占耕地面积上升到 35.6%,农民所占耕地上升到 31.5%,贵族所占则下降到 32.9%。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十七世纪末年土地分配情形

可能是包括整個瑞典帝國，不限于瑞典本土。這次改革也不像一般資產階級歷史家所渲染的那樣對貴族不利，實際上瑞典貴族所受的損失非常有限，他們所霸占的大莊園依然保存着原來的面貌，並且成為定型。確實受到較大損失的，只是芬蘭和波羅的海領地的異邦貴族。但經過這次“改革”，王室較前更強大了，政治大權從貴族手中轉移到王朝手中，經濟上確立了一個比較嚴格的預算制度，並且進行了新的軍事改革，士兵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奠定了查理十一世以及查理十二世初年的瑞典強盛基礎。

著者對於瑞典王室侵略俄國的活動也刻畫得較比詳盡和全面，容易使讀者得到一個完整的輪廓。他從瑞典地理位置來說明瑞典向俄國發展的必要性，使我們看出他多少有些接近地緣政治的觀點。但是無論如何，著者在這方面的敘述是比較接近真實情況的，從這些描寫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十八世紀瑞典大國地位結束以前，瑞典在對待俄國的關係上，一直是處於侵略者的地位。著者曾一再毫無掩飾地指出，瑞典歷代國王都把向俄國方面擴張領土和進行戰爭作為自己的神聖義務。本書中十四到十八世紀這一段歷史，無論討論國內的政治鬥爭或國際間的複雜衝突，都闡述得較比生動和深刻。農民、礦工以及城市平民為改善自己的地位紛紛起義，進行着轰轰烈烈的鬥爭。這就使讀者認識到一部瑞典史實際是各階級互相交織着的內容複雜的鬥爭歷史，雖然著者多方避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闡述這些史實。

上面是這本書的一些優點。下面來簡略地談談它的一些較比嚴重的缺點。不管資產階級學術界怎樣稱道安德生，說他具有如何高深的學術修養，掌握着豐富的史料，並且具有一副非常敏銳的眼力，善于分析和取捨，但是我們發現，著者在很多地方態度缺乏謹嚴，有時把傳說或者甚至神話與史實不分，混為一談。在這點上

最突出的是第六章。看来著者在这里不免以自己狹隘的資產階級感情和神秘主义思想代替了严格的科学分析，把一个对基督教有狂热信仰的妇女說成为“瑞典历史上最不平凡、最能感人的人物之一”（見第 52 頁），而且強調指出：她的事迹和“她的信徒們所搜集和編纂的灵迹，构成了瑞典历史档案中一部卓絕的巨著”（参考第 60 頁）。

著者沒有認識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所論述的主要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瑞典农民階級，城市平民以及无产階級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瑞典历史中曾經起过、并且正在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但在这本书里，我們很难从正面看出他們应有的地位。著者对王室和貴族人物竭力加以美化，說他們是“一群练达多才、忠貞尚义、奋发有为”的不平凡人物（見第 163 頁）。据著者告訴我們，在历史上瑞典国王不是“才智卓越”，就是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不是性情“活潑溫和有如天使”，就是“高貴仁厚，令人敬愛”，把国王描繪为热爱人类自由平等的战士，要“走向人人权利平等的道路”（見第 262 頁）。讀者如果要知道一些資產階級历史著作中关于个人創造历史的神話，这本《瑞典史》為我們在这方面实在提供了不少生动的材料。

此外，本书有时还帶着狹隘的民族偏見，忽視科学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第二章里著者在論述瑞典海盜时期的历史时，抄襲了十八世紀少数德国反动学者所編造的并且早已破产了的“諾曼學說”，強調瑞典人怎样把法制和秩序帶到俄罗斯，并且在那里建立起国家。他甚至还說，俄罗斯人最早实在是指瑞典人，俄国最早也不是俄国、而是瑞典等等一系列的毫无根据的偏見。其实，单从本书的內容上看便可以知道在海盜时期，瑞典本身还没有秩序和法制，也还没有組成为一个統一的国家。这就不免令人怀疑，这

些海盜究竟從那里帶來的秩序和法律呢？實際俄國人早在瑞典海盜到來三百年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成立了國家。“羅斯”這個名詞早在第六世紀就已經在南方出現和運用；最早它是泛指基輔一帶廣大區域而言的，但是隨着俄國的統一，稍後便在全國範圍內運用，指着整個俄國，並不是像一些瑞典史家所說，出現於北方。可見本書著者所主張的“羅斯”一詞是起源于“羅登”（瑞典東海岸的一個地名）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最後，十八世紀以後的瑞典歷史在本書里敘述得不能令人滿意，它的論證顯得特別無力。著者在這里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力圖證明瑞典的近代和現代史是一部逐漸演變、改革和改良的歷史，而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和革命的歷史。他並且說十八世紀的瑞典取得了遠比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更為優越的進步。在描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著者又竭力渲染瑞典和平演進，把階級鬥爭、把工人運動以及他們對政府的壓力、把勞動人民創造物質財富的貢獻一筆勾銷。這些都是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應當注意的地方。

朱慶永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史	5
第二章	瑞典海盗(800—1050)	17
第三章	基督教的传入(830—1100)	26
第四章	初步走向统一(1050—1250)	33
第五章	福尔孔家族时代(1250—1363)	41
第六章	圣伯伊塔(1300左右—1373)	52
第七章	维斯比和瓦耳德马·阿特达(1361)	60
第八章	卡耳马联邦(1363—1434)	67
第九章	同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和解(1434—1448)	77
第十章	卡尔·克奴特逊和斯頓·斯图雷 (1448—1471)	85
第十一章	斯图雷族的摄政时期(1471—1515)	92
第十二章	斯頓·斯图雷和古斯塔夫·特罗累、达拉那 叛乱(1515—1523)	102
第十三章	古斯塔夫·瓦薩:王国的胜利(1523—1538)	110
第十四章	古斯塔夫·瓦薩:最后的危机(1539—1560)	120
第十五章	埃里克十四世和約翰三世(1560—1592)	128
第十六章	查理九世和古斯塔夫斯·阿道耳法斯 (1592—1617)	138
第十七章	瑞典成为一个强大国家(1618—1632)	149
第十八章	阿克塞耳·奥克森斯提尔那和摄政院 (1632—1648)	161

第十九章	和平和战争問題(1648—1657)·····	170
第二十章	斯堪的納維亞問題(1657—1679)·····	179
第二十一章	收回王室土地和改革內政(1680—1700)·····	190
第二十二章	查理十二世:从納尔瓦到波尔塔瓦 (1700—1709)·····	200
第二十三章	查理十二世:从佩雷伏洛季那到腓特烈 哈耳德(1709—1718)·····	212
第二十四章	自由时代 和平危机和阿尔維德·霍尔恩 (1718—1739)·····	222
第二十五章	礼帽派执政:政治、学术和文学 (1739—1764)·····	232
第二十六章	社会問題和社会冲突 政变(1765—1772) ·····	243
第二十七章	古斯塔夫三世(1773—1792)·····	251
第二十八章	革命战争和拿破侖战争期間的瑞典 (1792—1809)·····	263
第二十九章	1809 年的宪法和 1812 年的政策 (1809—1818)·····	274
第三十章	新浪漫主义和哥特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 主义;中产阶级的兴起(1818—1844) ·····	287
第三十一章	斯堪的納維亞主义(1815—1875)·····	299
第三十二章	工业主义的开端 铁路和选举制度的改革 (1844—1865)·····	310
第三十三章	工业发展和农业大危机 保护主义和自由 貿易(1865—1887)·····	320
第三十四章	瑞典人在国外·····	330
第三十五章	工业化的胜利:新的爭端(1888—1905) ·····	340

第三十六章	联邦危机 选举权危机 国防危机 (1905—1914).....	352
第三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和平危机(1914—1922).....	363
第三十八章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3—1939).....	376
第三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1940—1952).....	388
译名对照表		398

地 图 目 录

1. 北欧海盗路綫图.....19
2. 古斯塔夫斯·阿道耳法斯出征期間的德意志战場..... 152
3. 1658 年查理十世攻入丹麦的路綫图 180
4. 1708—09 年查理十二世出征俄国图 208
5. 十八世紀初期的瑞典..... 211

第一章 早期史

过去,在还没有地质资料和史前资料的时候,研究瑞典早期史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是冰島人斯諾里·斯图拉逊^①在十三世紀所著的北欧长篇英雄冒險傳說。斯图拉逊描写了奥丁神^②和天上諸神的浪游生涯;这些神祇从亚洲和頓河^③出发一直走到梅拉倫湖^④区。奥丁神在那里占領了一方土地,制訂了法律,創立了宗教。別的神祇接踵而至,其中有一位叫做弗雷,也叫英維,在烏普薩拉^⑤建立了英陵嘉王朝。虽然,斯諾里的紀事部分地以九世紀赫文烏的提奥多尔夫所写的挪威史詩《英陵嘉太尔》为根据,但是其中很多地方都是本着古代冰島历史学家們的作風凭空虛构出来的。

到中世紀末叶和十六世紀,关于瑞典早期史,出現了一种更加荒誕无稽的說法,把厄斯特耶特兰和韦斯特耶特兰的哥特人(耶特人)同条頓族大迁徙时代中强盛有名的哥特人^⑥当作同一种族,这样就产生出一个綿延不断的王朝系統,认为他們統治过瑞典的各部落。多少是出于臆測,又把这个王朝系統同《旧約》中的列王系統联系起来,一直回溯到大洪水时代。

即使这些虛构的史料不足凭信,瑞典历史也还可以追溯到很

① 冰島詩人,历史学家及政治家(1178—1241)。以編著1200年前后的古代冰洲神話詩集《Edda》聞名于世。1241年9月被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暗杀。——譯者

② 北欧神話中司智慧、詩歌、战争之神。——譯者

③ 在俄罗斯东南部。——譯者

④ 在瑞典东南部,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西北。——譯者

⑤ 瑞典南部省名。——譯者

⑥ 亦作 Götter, 三、四世紀征服羅馬帝国的条頓民族。——譯者

古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几万年以前，欧洲北部完全掩盖在一层很厚的冰层之下。冰层经历了連續不断的融化阶段和冰結阶段。地球表面上留下的各种天然痕迹可以证明历史的演变过程，因此，利用瑞典地质学家吉腊德·德·季尔所制的“地质年代表”就可以給各个不同阶段找到相当可靠的年代。季尔是在研究冰盖后退期間每年留下的泥土和粘土层以后制出地质年代表的。

这种冰盖并不是每隔一定時間就一定后退，有时冰层能够抵抗住太阳的热力，特别是在瑞典中部。可是最后还是太阳获得了胜利。在一个阳光熾烈的年份里，冰层会向北后退四百碼之多，最后退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一切当然需要時間；研究一下粘土层就可以看出大融化是公元前12000年左右在斯康耐^①的南部开始的，3000年左右以后，还在瑞典中部进行着。

由于冰层的巨大压力，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南部原来淹沒在波罗的海海面之下；但是，一旦摆脱了这种压力，具有彈性的地壳就开始出現，先在南方，以后随着冰层的融化，逐漸地越来越北。这个过程在东海岸历时最久；有几千年的时间，厄斯特耶特兰、塞德曼兰和烏普兰仅仅是冰洋中一狹条陆地或者群島。另一方面，在南方，陆地却浮升得很高，現在的厄勒海峡和波罗的海的大貝耳特海峡和小貝耳特海峡的峡底都显露出来，这就使瑞典通过丹麦同欧洲大陆連成一片了。在这一时期中，波罗的海变成一个內海。海水沿着大河注入大西洋。大西洋又在現今的維納恩湖所在的地方伸展，形成一个寬闊的海灣。那时候的瑞典同今天的瑞典很少有相似之处，因此任何关于斯堪的納維亞早期史的著作，都應該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应按照今天的区划看待。

① 亦作斯堪尼亞(Scania)，瑞典南部地区。——譯者

冰层一消失，柳树和矮小的樺树、馴鹿和北极狐就在現在的瑞典南部出現了。人們為寻找住处和食物的亘古不变的要求所驅使，很快地随着而来了。气候漸漸地变得比以前干燥、比以前溫和了；樺树、松树、以后还有榛树的林木都扎根成长，在斯康耐的林斯晏湖附近和哥德堡地区的散达那已經发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的人类定居的最早痕迹。

究竟最早的移居者是不是从瑞典其他地区迁徙而来，还不能确切知道。在整个冰結时期，斯堪的納維亞西北端和北方的海岸上好像已有人迹；而且甚至在最严寒的阶段中，这些地带也好像从未遭到冰封。果真是那样的話，北方部落就有可能在內陆冰的边沿上生活过，有点像格陵兰島沿海的爱斯基摩人。如果是这样，移居者可能是从这些地方来到瑞典的。現在已經在北部达到拉普兰的地方发现原始文化的遺迹，虽然这种遺迹的年代还不能断定。石器时代的猎人很早也从南方和西南方迁徙而来，一直走到耶姆特兰这样远的地方。但是这些揣測还須要經過进一步的研究才可以证实。

正当北方的冰还在融化、陆地在逐漸浮現出来的时候，极南地区又在开始沉陷了。大西洋里比較溫暖的水流突然侵入了波罗的海各河流的河道，斯康耐同丹麦的島屿隔断了，同时气候也变得比以前溫和和潮湿了。在这些比較有利的条件下，大批猎人和漁民迁徙到瑞典来了。他們带着石器和游猎、捕魚的工具，沿着現在南部和西部的海岸，也就是在以前屬於丹麦和挪威的省份中居住下来；他們也开始学习一种重要技艺——陶器工艺。他們沿着小河和湖泊从海岸边向內地推进——不是从事間歇性的游猎，而是为了定居下来。他們橫穿全境，或者沿着东海岸向北前进，当时东海岸比今天还要偏西，因为在那时候，后来变成梅拉倫湖区的整个地

区仍在水中。这些部落中最著名的首推移居到馬尔默西面林姆哈恩和舍耳德維肯灣西南角的部落。

瑞典历史头几千年的演变过程，經過考古和地质方面的多次調查研究，才清晰起来。所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两个瑞典人汉斯·希耳德布兰德和奥斯卡·蒙特利阿斯同他們的同事丹麦人索佛斯·繆勒所发明的仪型論研究法。这种方法以一种工具到另一种工具的进化过程作为根据，证明很能說明問題，虽然后来发现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往往同时使用。另一种方法是倫那特·馮·波斯特的花粉分析法。这种方法是在研究沼澤中好些年代堆积的各种不同的花粉层以后創造出来的。这两种研究方法互相取长补短，也揭示了技术进步同气候等自然条件之間的相互关系。

瑞典最早的住人区带有原始的和偶然的性质：那时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无情的生存竞争，死者埋葬在生者附近，再没有什么仪式。但当移居者开始学会种植各种不同的谷物、学会飼养各种牲畜——主要的是牛和猪——之后，这一切就起了变化。他們再也不必为了寻求食物而时常移动了，因为他們以后的牲畜产品和粮食供应有了保证。这种新文化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到达瑞典，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空前絕后的重大变化。

我們所以了解到这种情况是因为发现了一种新型燧石工具。这种工具专供砍伐林木之用，設計精美，磨工之巧前所未有。可以进一步說明問題的是，这些初期移居者的坟墓极为壮观；坟墓筑成石塚式，证明他們对于来世已有新的看法，同时也证明他們已經有了新的宗教概念。农业首先推行于瑞典境内原来属于丹麦的地区，而最古老的石塚大多数也是要在斯康耐和西海岸才能找到。以后，在所謂陵寢式坟墓流行以后，移居者的痕迹还可以在更深入內地的地方找到；在韦斯特耶特兰，差不多有两百个这样的陵墓聚

集在一起，可以称得起是一个陵墓城，厄兰島上也有这样的陵墓。一种原始的农业居民正在瑞典国土上逐渐地蔓延开来，并在原始森林上生根立足。

有人认为，农业和畜牧业方法并不纯粹是土著发明的，而是经过现今的丹麦移居到瑞典的一些新部落带进来的。不管怎样，这种方法显然在沿着河流和湖澤以及靠近东海岸的地方向北推广，在石器时代的末叶，几乎到了塞德曼兰（值得注意的，但尚无定论的发掘品证明在这个地区有人定居下来，并且种植了大麦和小麦）。当时的气候比今天还要温和，显然有利于那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化。虽然如此，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今天垦植的肥沃耕地。石器时代的农业部落既没有适当农具，又没有曳重的牲口来开垦湿地，他们对排水的方法也一无所知，所以初期的瑞典农民就在土地干松、牧草繁茂的区域里安家落户。

但是这些农业部落占有的地盘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来争夺的。渔猎部落依旧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这种新文化及技术上比较进步的燧石工具和比较文明的葬仪，是表示疑忌的。另一种与之相抗衡的文明就是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瑞典南部和中部出现、与石器时代后期在丹麦产生的文化相似的一种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有他们自己的葬制——离地面不深的单人墓穴，没有石塚的巨块毛石和圆墩——还有他们独特的磨得非常光滑的石制武器——船形斧。据信，他们是欧洲中部的移民，是从东南方或东方来到瑞典的；可能是一种骑马的或游牧的种族，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同农业部落完全不同。这一种族，或者说这种文化——究竟是这一种族还是这种文化还不得而知——扩展得非常迅速，甚至渗入到瑞典的极北部。

关于这些世纪中所发生的各种变迁，确切的资料还很少见。到